功德园 人物51 ——朱偰

■编者按：在雨花台功德园，长眠着很多科学家、艺术家、老革命家和各领域的专家，他们的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；天文、土壤、古生物、化工、物理、水利、航天、音乐、绘画……他们工作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似乎有些陌生。但就是这样一群人，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“人物”，为您介绍这些风云人物的传奇故事。

朱偰（1907年—1968年）：浙江海盐人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，朱希祖之子。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。曾任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教授，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，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。在上世纪50年代中大规模拆毁南京明城墙的过程中，朱偰先生向政府提出意见，加以制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朱偰先生遭受迫害，1968年含冤去世。著有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《玄奘西游记》等。

朱偰：用生命守护南京明城墙

沧桑雄伟的明城墙，是南京城的标志，赋予了南京以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。而说起明城墙的保护，最值得铭记的人物，则是朱偰先生。生为文人死为士，朱偰把自己的生命镶嵌进了南京的古城墙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摘编整理自刘宜庆《海盐朱氏：浙西名门的百年沉浮》

入读北大留学德国，学贯中西

1907年4月15日（阴历三月初三上巳节，俗称花朝），朱偰出生在浙江海盐县小虹桥外祖父家。此时，他的父亲朱希祖在日本留学。后来，朱希祖日本留学归来，先后在杭州、嘉兴教书，朱偰跟随父母居住。1913年，朱希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，接家眷北上。朱偰告别江南，定居京城。

新文化运动期间，朱偰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《新青年》和《新潮》杂志。此时，朱希祖躬逢其盛，为白话文学摇旗呐喊，反对封建礼教，发表有《白话文的价值》《敬告新的青年》等文章。1919年8月，朱偰考入京师公立第四中学，学习德文，为后来留学德国打下基础。

1923年朱偰进入北大时，新文化运动尚未落潮，他们所承受和赖以成长的思想营养，仍是科学与民主精神时代的日月光华。当时的北大，在学术上实行“兼容并包”的方针，自由讲学，自由研究，学术空气极为浓厚。正是在这种氛围下，预科完成后，朱偰转入政治学系。从周鲠生先生学国际公法及外交史，从高一涵先生学习政治思想史，从马寅初先生学经济学，还选修了一些史学系的课程。

1928年8月24日，随着法国邮船“阿托斯第二号”的汽笛鸣响，缓缓离开上海港口，在船上的朱偰挥挥手，告别送行的亲友，告别故国家园。在北京大学，朱偰学的是政治学，到了德国，入柏林大学。德国的政治经济学，被称为国家科学，而经济财政之学，德国尤其发达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大批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留学。他们组织了一个文艺沙龙，几乎每个人都兼具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，志趣相投。1930年10月1日，朱偰游览完莱茵回到柏林，他晚年回忆说：“余迁回森林区，所寓遂成文艺沙龙，上下古今，纵横六合，无所不谈；而尤爱好文艺，中西文学之思潮流变，文艺之形式内容，中国诗歌今后之趋向等，无所不谈。”文艺沙龙的核心人物是朱偰、冯至、滕固、徐梵澄、蒋复璁，他们经常诗酒相聚，谈文论艺。后，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朱自清度年假，游学欧洲，到德国后，加入他们的沙龙。

考察金陵文物，古迹编撰入书

1932年，朱偰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，兼国立编译馆编审，年仅26岁，讲授财政学、世界经济、经济名著选读等课。次年任系主任，增聘武育幹、厉德寅、余精一、雍家源、刘南溟任教，皆一时之选。朱偰对当时国内的财政热点问题——废银元实行纸币制、反洋货倾销、关税自主——做专题讲座，在各大报刊发表论文，从此声名鹊起，并使中央大学经济系以联系实际而著称，大负时誉。

财政学是朱偰的专业，在文学艺术和文物考察方面，他拥有广阔的舞台，如艾煊所写，“朱偰是一位学术界的奇人……天资聪慧，博学多闻，精力旺盛，一双脚跨进了好几个学科的殿堂”。

自从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开始，他与这个古城紧密相连，以至于将自己的生命镶嵌进这座古城。自1932年至1935年，朱偰开始考察金陵古迹，南京的陵寝坟墓、玄观梵刹、祠宇桥梁，城郭宫阙和南京城墙等，都是他视野所及的范围，并经摄影、测绘，编撰出版了《金陵古迹图考》。又在两千余张照片中，精选317张，编成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一书，一图一考，文图相辅。朱偰认为，六朝以前的建筑，毁弃殆尽，唯陵墓石兽、华表、碑刻，硕果仅存。这不仅是我国，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瑰宝。在考察时，朱偰在造型生动、神态威猛、富于动感的石兽面前，常常驻足，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，久久不忍离去。

朱偰涌动着一腔对金陵古物的热爱，“岂可任其风雨飘零，霜雪剥蚀，而同归于淹没耶？”于是，又以六朝陵墓摄影百张，编成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。

1935年6月，朱偰听闻北京(时称北平)的形势危急，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，开始对北京的城市规划、宫殿苑囿、寺庙陵寝进行研究，并于当年夏天返回北京，实地测量摄影，摄影五百余幅，完成了《元大都宫殿图考》《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》《北京宫阙图说》三部专著，为后人留下珍贵的资料。

漂泊西南，以笔为枪抨击日寇

在抗战大时代，朱偰写了大量的诗文，以诗记录中日之间的战事。战火毁掉了他精心准备的《中国货币问题初稿》，但他无暇悲伤。他所做的，是用手中的笔，为时代而写。报刊上不断出现他抨击日寇侵略、研究战时经济的文章。

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大学教授所得薪水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。朱偰为了另谋出路，转而从政，1939年10月，入国民政府财政部，任“简任秘书”。三年后，出任财政部专卖司司长。教授从政，在官场不肯同流合污，“环顾大小官僚，无不结党营私”，虚于周旋，自然感到精神苦闷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游历和诗文。

八年抗战结束后，朱偰亲身参与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。当时，云南实力派人物卢汉，奉国民政府之命，率部赴越南受降。这是中国唯一一支出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。

1945年9月21日，朱偰以财政部代表身份，从重庆飞河内，赴越处理日军受降相关事务。朱偰代表中华民国财政部前往参加受降仪式，处理越南财政交接事宜，将亲身经历逐日记录下来，写成了《越南受降日记》及回忆文章。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史料。记录了接受越南日军向卢汉投降的历史场景，国军与法国军队的海防之役（可与镇南关战役媲美），国币与法币的战争。

1946年，重庆临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。朱偰也回到了南京，并继续执教于中央大学。

保护城墙被错划为“右派”

1952年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，南京大学（原中央大学）经济系停办，半年多后，朱偰和高一涵等人被调往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。朱偰此时的心情，压抑而寂寥，为了排解，他写了大量的各地风物和文物考证的文章，直到1955年3月，被任命为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，主管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。

1956年8月，朱偰接到紧急报告，许多人在城南拆毁明代的古城墙。朱偰心急如焚，立刻赶到毁城现场。高高耸立的古城墙，成为一堆瓦砾废墟，已经拆到了中华门城堡附近。著名的石头城遗址被拆得面目全非，幸好最有代表性的地段鬼脸城还未拆除。

令朱偰感到痛心疾首的是，把古石头城上拆下的条石，敲成小石子用来铺路。东吴和南朝的遗迹，南京最古老的一段城墙，顿时灰飞烟灭。焦急万分的他，赶到南京市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坚持要保护鬼脸城。他四处奔走，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，并电告文化部。

1956年9月23日，朱偰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《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》一文。这篇文章被《光明日报》转载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朱偰为了保护南京城墙，对南京方面的批评，成为他被打为“右派”的祸根。1957年7月9日，在江苏省文化局的反“右派”斗争大会上，有人拿钱谦益来比喻朱偰，朱感到莫大耻辱，一时晕了过去，这更是成了以装死来负隅顽抗的“罪证”。

1959年，被打入另册的朱偰，被派到出版社当编辑，时常被发配到农场，进行割麦子、拉板车、垒猪圈等重体力劳动。在生命的低谷之中，他精神是高扬的，以历史人物为素材，写了一些作品。

把生命融入了南京的古迹

1961年，朱偰被摘掉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分配到南京图书馆。这是朱偰生命中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。与书相伴，与世无争。在弥漫的书香之中，沉静下来，个人荣辱皆忘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66年八九月间，朱偰遭遇连续抄家。抄家之后是无休止的批斗。1968年7月15日，不堪忍受的朱偰以决绝的方式结束了生命。

朱偰去世10年后，获得平反。南京图书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。终生至交刘海粟送来挽联：“真理长存，铁骨丹心昭百世；是非论定，文章经济耀千秋。”

2007年，朱偰诞辰百年，他的故乡海盐有关单位编了《孤云汗漫——朱偰纪念文集》出版。朱偰这一生好似一朵孤独的云漫步，他是有风骨的孤云，不为狂风所动，不为时潮吹散。当一个时代疯狂奔跑之时，他却以守护的姿态保护了南京古城墙。

朱偰之子朱元曙在《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》一文中说：“父亲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己的生命，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南京的文物古迹，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吞吐千古的伟业。只要南京的文物古迹还在，只要南京的城墙还在，父亲的生命就还在，即使这一切都毁弃了，只要父亲的书还在，父亲的生命也一样存在。”

朱偰镜头里的南京

玄武湖

午朝门

台城

莫愁湖

钟山

朱偰在清华园备考留学